

玄门剑侠

云中子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传



京52A-3

44568
xM
=2
C-V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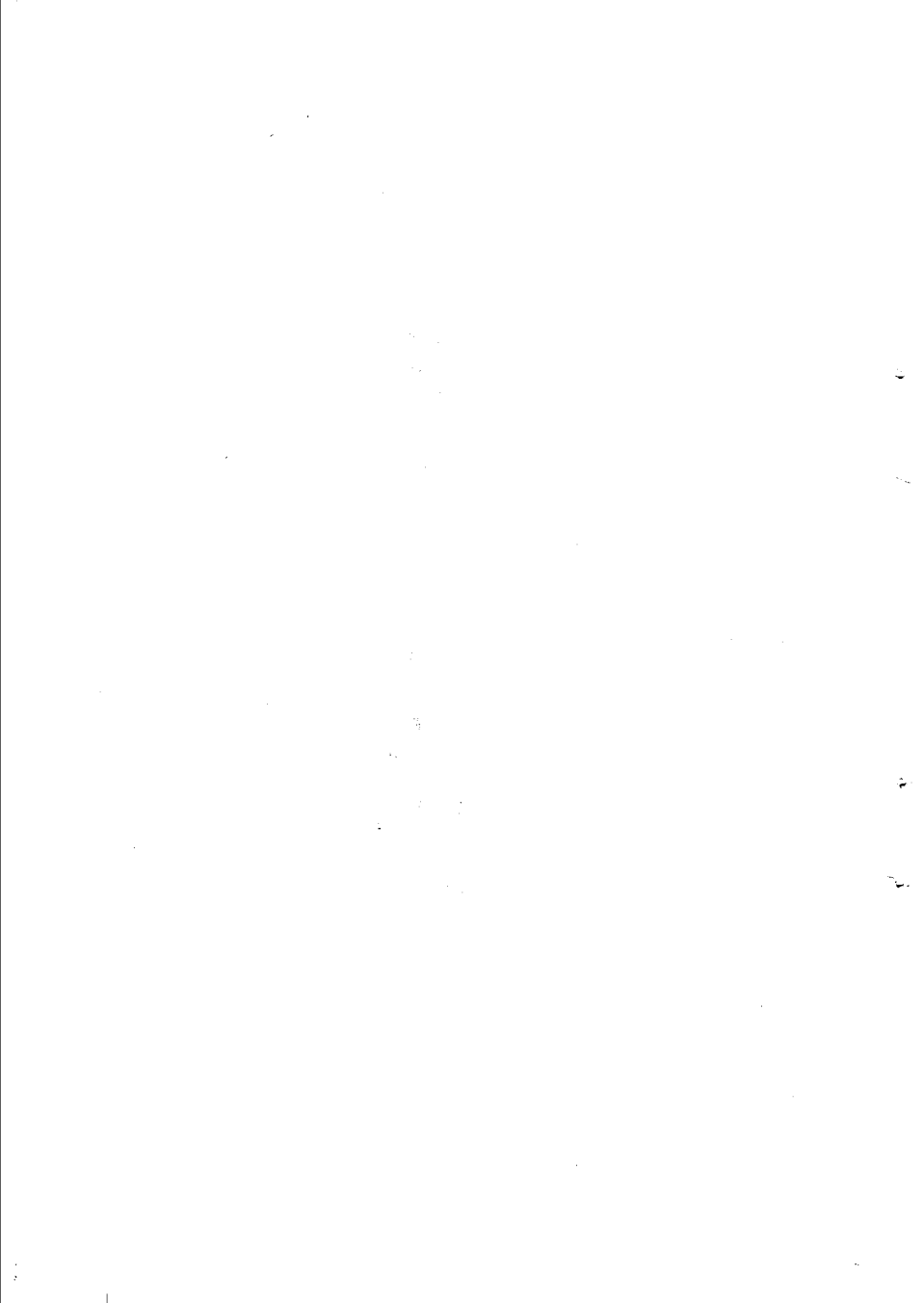
云中子 著

玄门剑侠传

(中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卷二
白色
鸚鵡
武鳥



第七章 翻天玉狐

夜黑如墨，寒风怒吼，摩天岭南峰就高耸在墨黑寒冽的夜幕里，地上纤尘不染的积雪，反映出一丝丝微弱的光芒，凭借着这点微弱的光芒，依稀可以看到雪地上此时正有四条人影在飞驰着，方向是朝着松海洞。

劲风吹动他们的衣袍飘舞生响，冷风雪野高峰上，使人睹状有高处不胜寒之感，这四个人，就是寒松龄与白凤公主以及忆兰姊妹。

距松海洞最多也不超过百丈了，但凄凄黑夜之中，寒松龄却听不出一丝异响，这使他多少有些焦急起来，他，相信他们不会猜到他要来，因为，没有一个人曾通知过他到这里来，当然，他们也不可能猜他真会碰到浪子。

这些，既然都不可能，这静，似乎就显得太不寻常了。

寒松龄心中正在猜测着对方可能安排下怎么样的阵仗，突然，前面二十丈左右处，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叫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寒松龄闻声心头一沉，猛可里停住脚步，集中目力向前望去，但却看不到二十丈外，这使他心头又为之一震，对方

能看到他，而自己却看不到对方，这是证明那人功力将远在他之上。

寒松龄略略迟疑了一下，才待开口，突听一个熟悉的声音道：“你又是什么人？”

寒松龄闻声不由一喜，自语道：“雷电追魂云飞龙。”

寒松龄身边的白凤公主轻声道：“你认得他？”

寒松龄道：“嗯，他是三佛台创始人的后人，我在进音梦谷之前也与他接过头了。”

白凤公主接着又问道：“前面说话的那个人你可认得？”

寒松龄摇摇头道：“不认得，可能是三星帮的眼线。”

白凤公主心头一紧道：“那我们是不是要去帮帮他呢？”

原先发问的那个声音又道：“前面那位朋友，问话答话有个先后，朋友，你是哪条线上的？”

雷电追魂云飞龙冷笑道：“什么线上的绳上的，摩天岭又不是你家的私产，你可以来少爷我就不能来吗？”

对方也毫不客气地冷笑道：“朋友，看来你是存心趟浑水来的了？三星帮的哥们可不是怕事的。”

雷电追魂正色道：“各位是三星帮的？”

原先说话的人，气焰万丈地冷笑道：“正是，朋友，看起来两位中没有寒松龄在内，因此，我劝两位最好还是识点务的好。”

寒松龄闻言一怔，暗忖道：“两位？莫非那另外一人是四绝书生宫寄霞？”心念一动，低声道：“咱们再向前走。”话落当先向前走去，三女紧跟在他身后。

寒松龄才刚动身，前面一个清朗的声音已开口道：“识时

务进为俊杰，至理也，至理也。”

三星帮的那人道：“这位朋友说得极是，很对不住，两位请转头吧。”

那清朗的声音又慢条斯理地道：“猛虎不吃回头之食，好马不吃回头之草，回转者，难以哉。”

此时，寒松龄等人已向前移近了六七丈，寒松龄已可以看清前面十二三丈的人物了。

那说话之人，一身玄色儒生衣，质地与剪裁属上品，手上拿着一柄清理书尘的拂尘，长有三尺，根根白丝，欺霜赛雪，虽然看不清面貌，但只由他颈项间的肤色，寒松龄猜测其年龄当在二十以上。

儒生身侧站着手握长鞭，腰插短剑的雷电追魂云飞龙。在两人对面，一字排开立着五个灰袍汉子，正中间一人，年约四十上下，一双蛇眼，满脸横肉，状甚狰狞残暴。

蛇眼汉子狞笑一声道：“你是四绝书生宫寄霞？”

儒生一挥拂尘，朗笑道：“哈哈……天下该屠该绝之徒，比比皆是，何独加我寒某四绝之多？实乃大不平也？”

蛇眼汉子冷笑道：“姓宫的，不必咬文嚼字，今天你们如果真是冲着爷们来的，长话短说，爷们接着就是了。”

雷电追魂冷笑道：“蛇眼蛟，你这算是叫阵吗？”

蛇眼蛟冷森森地露齿一笑道：“就算是本香主叫阵，你姓云的又待怎的？”

侧脸望望四绝书生，雷电追魂笑道：“兄弟，听到了没有，这位朋友眼睛长高了，居然看不清咱们了。”

四绝书生摇头晃脑地道：“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蛇鼠之

辈，亦能壮大，真是悲哉，悲哉。”

蛇眼蛟冷笑一声道：“姓宫的，有种的，你出来，少卖弄口舌之能。”

雷电追魂闻言笑道：“兄弟，叫你了。”

四绝书生宫寄霞一摇三摆的大步走到蛇眼蛟面前站住，道：“小生在此恭聆教言，阁下请！”

蛇眼蛟只听过四绝书生之名而未听过此人武功如何，见他年纪轻轻，心中并无畏怯之念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何只教言，老子还要教训教训你这瞎眼穷酸呢。”

话才说完，左臂一抬，对准四绝书生门面就是一掌，右手五指弯曲，暗中捣向四绝书生小腹。

距离近在咫尺，蛇眼蛟出手很快，发招又突然，几乎动手，招便递到了。

寒松龄见状一愣，心头不由为之一震。

就在寒松龄一怔之际，突见四绝书生上身一晃，拂尘向上一挥，人却仍然站在那里不动。

蛇眼蛟猛可里颤动了一下，双臂就那么生硬的僵在那里了。

寒松龄暗自点了点头，忍不住低声自语道：“好身手，好身手。”

白凤公主轻声问道：“松龄，那个使鞭人的身手比之他如何？”

寒松龄道：“伯仲之间。”

白凤公主心中暗喜，轻声道：“松龄，日后我们与他俩联手，三佛台，高手再多，咱们也用不着怕他们了。”

寒松龄摇摇头，凝重地道：“你低估了三佛台的实力了，三佛台既能统领今日武林，势力由中原伸展到关外，绝非偶然的事，三山五岳，谁能肯定有多少奇人异士。”

白凤公主一怔道：“你怕？”

寒松龄豪迈地轻笑一声道：“我怕我还找他们吗？”

白凤公主又道：“你是说没有必胜的把握是吗？”

转脸望着白凤公主，寒松龄道：“是的，我没有把握，你怕吗？”

白凤公主轻松亲切地笑了笑道：“你不怕，我会怕吗？”

寒松龄笑了笑，没再开口。

周围四个三星帮的汉子等了许久，见蛇眼蛟双掌就那么一直贴着四绝书生的衣服，始终没有再往前推动，都迷惑地瞪大了眼睛，突然，其中一个猜测道：“莫非香主被制住了？”

四绝书生闻言大笑道：“哈哈……孟子曰：‘善战者，服上刑。’”话落手中拂尘猛烈一挥，吱的一声扫在蛇眼蛟颈上，血光一闪，蛇眼蛟那颗头颅已滚落地上，喷洒的血滴落下之前，四绝书生已退回雷电追魂身边！

剩下的四个大汉见状先是一怔，接着大吼声中，一齐飞身跃向二人。

雷电追魂云飞龙冷喝一声道：“兄弟，这次该我了！”声落右手一抖，那柄油黑的长鞭已抖了出去。

四绝书生没有开口，人却没闲着，双肩一晃，早已扑了出去。

“啪啪”两声脆响才起，两声惨号已凌空向左右两侧飞射出去，直落向摩天岭南峰两侧峰下，惨厉的号叫声，在黑夜

中，显得格外刺耳。

雷电追魂霎间放倒两个，右手一振，长鞭向左一偏，突然发现另外两个已倒在四绝书生脚边了，急忙抖手收回招式道：“兄弟，你这是怎么说的？”

四绝书生转身笑道：“有事弟子服其劳啊。”

雷电追魂又好气又好笑地道：“吃东西时，就没见你少吃些，那底下的一句怎么你就不说了？”

四绝书生正容道：“世间万事一理通，既有弟子服其劳之说，兄弟怎敢让兄长口齿多劳动呢？”

雷电追魂摇摇头道：“咱们俩说不通，日后会见盟主时，但愿你也那么服其劳。”

四绝书生道：“此一时也，彼一时也。”

雷电追魂一呆道：“什么？你那种服其劳是专对我的？”

四绝书生道：“从一而终，是为忠臣烈士也。”

雷电追魂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道：“兄弟，碰上你，我真是倒霉定了，行了，现在咱们不说这些了，你点子多，想想下一步怎么走法？”

四绝书生道：“你我虽非主客，亦属贵客，此去无多路，必有主人倒履相迎也。”

雷电追魂点点头，移步向前走去，一面道：“兄弟，说话说简单点，别那么酸气冲天，叫人听了发闷行不行？”

四绝书生道：“兄长之言，敢不从命。”

雷电追魂咧咧嘴道：“够了，够了，兄弟，我服了你了，少来两句吧。”

白凤公主与忆兰姊妹自从两人对话开始，便一直都在笑，

直待两人住了口，白凤公主才收住笑容道：“这位书生说话可真能令人喷饭，松龄，你可知道他的名字？”

寒松龄道：“他叫宫寄霞，也是三佛台创始人的后人，咱们也得跟上去了。”话落当先向前走去。

走了几步，白凤公主好像突然又想到了问题，开声道：“松龄，云飞龙所指的盟主，是不是就是你？”

寒松龄一怔道：“你怎么会想到是我？”

白凤公主道：“你曾与云少侠见过面，而盟主二字又是他说的，他的语气中不是很明白的显示出四绝书生并没有见过盟主吗？而你也没见过他呀！”

“云飞龙曾与我比试过，那时，我并不知道他是三佛台创始者的后人。”

白凤公主心思灵巧，闻言立时明白过来，道：“你胜过他，因此，你是盟主？”

寒松龄道：“但我没有跟宫寄霞比过。”

白凤公主道：“那时你尚未进冷潭谷，武功却超过云飞龙了，此时宫寄霞又怎会是你的对手呢？”

寒松龄道：“但我觉得还是由三佛台创始者的后人为盟主较合理些，因此，我想让宫寄霞当盟主。”

白凤公主不解地道：“为什么？只为了他是三佛台创始者的后人吗？”

寒松龄深深地叹了口气，沉重地道：“假使没有三佛台的三位创始人以性命相换，寒家已绝了后了。”

白凤公主闻言一怔道：“你是他们教的？他们舍命救你一定有原因，是吗？”

寒松龄沉重地道：“你要知道？”

白凤公主轻声道：“你现在心情不好，又何必再提那些呢？日后，我想我会知道的。”

寒松龄轻轻地嗯了一声，没再开口。

两人身后一丈外的忆兰姊妹互望了一眼，忆莲轻声道：“姊姊，你有没有看出来，公主变了很多。”

忆兰一怔，轻声道：“公主怎么变了。”

忆莲道：“公主的性情。”

“性情？”

忆莲轻声道：“过去在音梦谷中，公主从未迁就过别人是吗？现在，她好像处处都在迁就寒公子。”

忆莲被妹妹这么一提，好像突然发现了似的轻轻地拍手道：“是啊，真想不到。”

忆莲笑道：“其实，我早就想到了，只是，我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就互相了解了。”

忆兰道：“这样最好了，也省得我们操心，说实在的，也只有寒公子能配得上咱们公主。”

忆莲轻嗯了一声，还没开口，突听前面十五六丈外响起一个沉浑的声音道：“两位可来得真快啊。”

两人前面的寒松龄突然停止脚步，冷声道：“是三星帮主！”

只听四绝书生朗声道：“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，在此荒山野岭之中，巧遇三星帮之主大驾，诚所谓幸会也。”

三星照命沈殿臣冷笑一声道：“四绝书生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二位既然摆平了老夫五个手下，必是冲着我三星帮

来的无疑了，老夫此来，可不是什么巧相逢。”

雷电追魂冷笑道：“那么沈帮主此来是准备替贵帮五位兄弟讨债来的了？”

三星照命冷然一笑道：“两位既然登上了摩天岭南峰，必定是为松海洞之事而来的了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那笔帐，老夫当然要算，不过，却并不急在一时，假使两位有那份兴致的话，老夫愿先领二位到松海洞一游。”

四绝书生与雷电追魂闻言心头一震，三星帮主成了引路使者，那么，他后面潜伏着的人该是什么身分呢？

四绝书生冷笑道：“阁下贵为一帮之主，竟成了引路使者，不才等何幸，获此殊荣，惭哉愧哉。”

三星照命冷冰冰地道：“三位意下如何，何不直言，老夫不想与二位斗口。”

彼此互望了一眼，雷电追魂冷冷一笑道：“任阁下布下天罗地网，我也要闯。”

三星照命冷冷地笑了一声，转向四绝书生道：“官大侠怎么说？”

四绝书生冷冷地道：“既来之，则安之。大驾至诚相请，不才何德何能，敢不从命。”

三星照命狞笑一声道：“这么说两位都答应了。”

雷电追魂冷声道：“沈帮主请。”

三星照命冷笑一声道：“两位请跟老夫来。”话落转身大步向前走去，二人紧跟在他身后。

目注三人的背影，白凤公主不安地道：“松龄，我们得快赶上去，三星帮一帮之主，才只是个引路之人而已，那里一

定有高人在等着，别让他们吃了亏。”

寒松龄低沉地冷笑一声道：“他们既然设下陷阱等我，他俩先现身，他们的阴谋必然暴露，这叫螳螂扑蝉，黄雀在后。”话落向左侧一个高耸的尖峰一指，道：“我们从这里走，到洞顶上去。”话落转身向峰顶上走去。

在四人到达峰顶的同时，三星照命也恰好引着雷电追魂与四绝书生生到达洞前广场上。

四绝书生向四周打量了一眼道：“大帮主我们引到此，想必是要不才等一开眼界，何不见主人出来相见呢？”

三星照命冷笑一声道：“那得看两位够不够分量。”

雷电追魂冷冷一笑道：“沈帮主可是有意先称称咱们？”

三星照命冷然一笑道：“老夫确有此心，两位哪位先上？”

雷电追魂剑眉一扬，冷笑道：“云某先讨教几招。”话落一抖风雷鞭就要出手，突然间，一个雄浑而低沉的声音道：“沈帮主，慢着。”

三星照命闻声如闻圣旨，忙恭身道：“本座遵命。”

三星照命话声才落，他身后石崖下人影连闪，飞跃上两个衣着鲜明、满面傲气的五旬老者，两人身法轻灵，落地左右一分，转成对面而立之势。

两个老者方站好，崖下红鹤般的冲天跃出一个一身红衣年在二十七八岁的红衣青年。

三星照命一见此人，忙道：“禀少主，本座未发现寒松龄，却引来了他的两个同党。”

红衣青年点点头道：“摩天岭上找不到他，镇山关内必能找到，山君易居贤说他已出了音梦谷，绝不会错，沈帮主，你

可曾吩咐手下不要打草惊蛇？”

三星照命急急地应道：“本座吩咐过了。”

红衣青年冷声道：“那就好了，但愿这一次，沈帮主，你没有再把事情弄糟了。”

三星照命讷讷地道：“本座不敢。”

由三星照命的卑恭曲膝的神态，以及红衣人所提的山君易居贤，寒松龄突然想到此人可能就是三佛台老大之子翻天玉狐，目光不由向他脸上望去。

只见此人面如银盆，剑眉朗目，鼻直口方，虽然，那片红唇薄得有点残酷，但却仍不失为一个英挺、俊逸的人物。

红衣人目光从三星照命脸上，移到雷电追魂与四绝书生两人身上，冷傲的一笑道：“两位大概就是近年来名震关外的雷电追魂云飞龙与宫寄霞吧？”

四绝书生冷笑道：“阁下红衣罩身，容貌俊洒，要非不才双目亮些，几乎还分不出男是女呢！想来，阁下就是名震宇内的翻天玉狐易星南了？”

虽然听得出四绝书生在骂他，红衣人却不生气，冷声一笑道：“在下正是易星南。”

四绝书生冷笑道：“冰天雪野，有劳大驾久候，宫寄霞于心难安，此时，既已见面，岂好再浪费光阴。”

阴森森地狞笑了一声翻天玉狐易星南道：“易某以为，时下多搁一段时间，两位在人间就多停留片刻，嘿嘿，却没想到两位竟然先不耐烦了。”

四绝书生冷冷地道：“人云，除恶务尽，此刻首恶巨邪当前，宫某生性急躁，不除不快，非有意与阁下过不去啊！”

翻天玉狐脸色一沉，冷笑道：“初至关外，易星南就听人说有个四绝书生，口齿犀利能言善道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假，哼哼，只可惜此地非舌战之所，阁下空有一张利嘴，嘿嘿，却没有使用机会了。”

四绝书生冷笑道：“世云：无力之理不伸，宫某早期有见于此，是以，也颇学了点伸理之力，阁下何不试试？”

翻天玉狐易星南脸色一沉，狞声道：“宫寄霞，要在易某面前卖弄你的武学，你这是班门弄斧。”

雷电追魂忍不住插口道：“姓易的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你我之间，势如水火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云某二人到此，可不是来听你恐吓的，摆出来吧。”

翻天玉狐狂笑一声道：“哈哈……姓云的，你说的对，就冲着你这一句话，易某必给你个痛快。”

猛然向前跨出一步，雷电追魂冷笑道：“云某要看看谁给谁痛快，请！”

翻天玉狐冷然一笑道：“慢着，易星南今夜到摩天岭南峰，说实话，可不是为了两位而来的，既然寒松龄没来，易某收拾下二位，也不虚此行，不过，在两位上路之前，易某想请两位看看易某人的安排够不够慎密周祥。”话落高声说道：“列位请出来吧。”

翻天玉狐易星南话才出口，洞前广场的三面崖下突然飞跃上三条人影，个个身如轻烟，动如流星，显然都是武功造诣极高之人。

“这位人称山君易居贤，两位没见过吧？”话落再指指身边一个身着绿袍，双目深陷，脸色惨白，形如恶鬼般的七旬

老者道：“两位可认得这一位？”

两人心头同时一沉，但却未形之于色，四绝书生冷冷地道：“鬼火前辈，一向不介于武林帮派中，晚辈二人何幸，竟劳前辈大驾相候。”

鬼火阴森森地道：“小子，老夫听说江湖上出了个武功所向无敌，胆敢破老夫绿磷芒的狂妄小辈寒松龄，因此，今夜老夫才来教训教训他。”

四绝书生心中，对鬼火有所顾虑，有意说动他，让他置身事外，闻言忙道：“前辈可曾查过寒松龄为何要破前辈的暗器？”

鬼火老脸突然一沉，冷声道：“老夫不管那些，凡破老夫暗器之人，就是对老夫不敬。”

四绝书生脸色一变，冷声道：“如果前辈的暗器是要置那人于死地呢？”

鬼火蛮横地道：“那是他该死。”

四绝书生忍不住狂笑道：“日后前辈遇上武功高于你的人，那也是前辈该死了？”

鬼火闻言突然跳了起来，厉声道：“什么？你这小辈说什么？”

雷电追魂忍不住脱口道：“鬼火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阁下仗着一点旁门暗器，竟然想横行霸道，慑服世人，世间无知无耻之徒，阁下可列首位了。”

鬼爪般的右手猛然探入怀中，翻天玉狐一把按住他的手道：“前辈慢着，这两个狂徒，用不着前辈动手，等下晚辈一定捕拿下他们给前辈发落。”